

俞梁波 著



刺刀

俞梁波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刀 / 俞梁波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9

(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ISBN 978-7-5339-3062-2

I. ①刺…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051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
HANHE STUDIO

刺 刀

俞梁波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08千字

印张 12

插页 1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062-2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惊天动地的响雷掉了下来。

飘摇村的光棍们不约而同地，像雨后春笋茁壮地站在晒谷场上。晒谷场的地面很干净，就像被神仙的拂尘掸过似的。光棍们抹了菜油的头闪闪发亮，弥漫着一股特别的气味，让绿头苍蝇眼花缭乱，不敢落脚；脚上套着的新胶鞋散着一股温和的味道，条纹清晰的脚印排在松软的泥地上，就像巨大蜈蚣的腹部。

没等太阳钻进云层，光棍们就乒乒乓乓混战起来了。

谁都是敌人，谁也不肯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谁都在企盼着温暖的被窝和幸福的生活。他们突然之间完全抛弃之前的那个斯文样，其实，他们本来就不会斯文。庄稼人装斯文一定得吃苦头，这是他们的家训。

头发掉了，鞋子飞了，有人磕头求饶，有人痛哭流涕，有人的裤裆全湿了，尿水像被大风吹弯的高山泉水。有人大喊：“我的头，我的头呀。”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流淌下来，像飘摇村后山唯一的那个泉眼，那个总是这样流淌的泉眼。

站在晒谷场外围看热闹的男人女人开始双手抱头，提防不期而至的鞋子，或者石头，几个孩子放声大哭，把身子缩成一团，像遇到危险的刺猬。

当地上躺了一半光棍的当儿，外围的人纷纷逃跑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刀子，一把沾血的刀子清脆响在地上。飘摇村人看不得刀子，一见刀子，飘摇村人的胆子就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

乱了，全乱了。

光棍们将搏斗的半径继续拉大，晒谷场被覆盖了。在逃跑的人群当中，不时可听到惨叫声，半只腾飞的耳朵，一颗带血的牙齿，一把女人的长发，一根男人的裤腰带。如同天上越来越厚的云层，一层挤压一层，一层推搡一层。

不多久，整个飘摇村开始了骚动，鸡飞狗跳，哭声此起彼伏，就像天要塌了似的。有个男人号啕大哭，“娘呀，我的娘呀，我的老娘呀，干吗生下我呀……”飘摇村的男人就只会嚎这么一句。

村长的茅厕做得极为考究，屋顶尖尖的，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萝卜。在村里，这样的萝卜只有一个。别人家的茅厕就是茅厕，低矮，臭气冲天，一年四季只有冬天那儿的气味才像是消失不见了。在农闲时节，有人总是一边挠着胳肢窝，一边咧着一口黄牙说，那是一支冲天大炮。外墙用白石灰涂得雪白，但走近了一看，发现写着一些飘摇村的流行语：“王二流跟李寡妇睡觉”，“张光棍偷看张兰英洗澡”，“你爹是个大卵泡”，“你娘是个烂婊子”……

嗯……呃……

村长这阵子拉屎总是不太通畅，像是半路上站着个强盗，时不时地吓唬过路人。估计是上回吃酒醉了落下的病根。他脸涨得通红，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关公。他心里一边骂这该死的病，一边倾听着底下的动静。终于听到一个声响了，他便狠狠地喘了口气，这一口气喘得好，整个人顿时变得舒服了。

他走出茅厕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啊……”

在飘摇村，女人是稀罕物，大白天听到女人的尖叫简直是神话。他拎着裤腰的手一抖，裤子嗖地一下落在了脚背上。他娘的。他拉上裤腰，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起来。

阳光钻出乌云的那会儿，村长回来了。

他袖子卷得老高，鞋面像撒着面粉，可笑的是他的下巴，上面挂着一颗唾沫团子，圆鼓鼓的，微微有些晃荡。他却丝毫不知，只是用手使劲地摸着额头，那地方在隐隐作痛。这是他刚才在村里跑了一圈的代价。在他的印象中，他很多年没有跑了。他根本用不着跑，跑是狼狈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才会跑。他现在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然后舒舒服服躺着，抽一会儿烟。但是他知道，现在的安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那些胜利或者战败的光棍会来他这儿，他们会跟他闹，他们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

的确，没过多久，光棍们三三两两地来了，他们就像刚从战场上溃退的国民党军，那模样一个赛一个真实。

在一片骂骂咧咧声中，手捧茶杯、洗过澡的村长现身了。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几根不安分的头发就贴在额头，看上去，像是被强行剪成了刘海。他喝了一口茶，

然后扫视了一下光棍们，发现他们个个都像叫花子，衣服都被扯烂了，有的脸上还流着血，滴答滴答掉下来，那个被削掉半只耳朵的光棍用一块黑糊糊的毛巾捂着那个部位，嘴张得很大，涎水顺着黑糊糊的下巴直淌。

村长的脚在院门槛上重重一顿，大声说：“吵个屁，还不想在飘摇村待了？”

“村长，我……”

“村长，他……”

“村长，你……你……”

有个光棍用手指着村长的裤裆，那儿湿漉漉的。村长用手摸了摸说：“范不死的，你老是狗眼看人。”

范不死讪笑一下，然后也抚摸了下自己的裤裆，大家不都是为了这儿而打架的吗？像这样的日子，他们很久没有遇到了。以前，虽说他们都不显得友好，可是却没有这样地动山摇式的群殴。全乱了。乱得令人心慌，以致刚才他们心里都在想一个事，是不是因为那个响雷，大白天的突然炸响一个雷，不是吉利的事。他们仰望天空的那会儿，总是缩着脖子，提防天上的响雷冷不丁地炸在自己头顶上。

村长转了个身，然后指了指天说：“看哪，你们把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光棍们变得安静下来，一提到祖宗他们的确感到惭愧。祖宗是什么？是永远爬不上的高山，是永远不能到达的蓝天，是缥缈的不可触摸的仙女，是需要仰望的不可一世的权威。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村长，好像等待一把米的鸡。

村长恼怒地说：“狗娘养的，你们大概是不想活了，居然还动刀子？都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光棍们一个也没移动脚步。他们在思忖村长的话，他平时说话就这样，如果他什么话也不说了，脸像沾霜的青石板了，那才叫可怕。

村长顿了顿，又说：“我还没想好给谁呢！都给我回去，我想好了给谁就给谁。”

光棍们心里叹了口气，他们现在都有些后悔。的确，祖宗在上，他们如此群殴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不仅让祖宗蒙羞，而且让他们以后成了敌人，一丈之内的敌人。他们垂头丧气，此时如果三只苍蝇掉下来，都会将他们脆弱的脖子压断。

看着他们蜗牛爬着村道般一个一个地消失，好像蜜蜂钻进了蜂巢，村长便在门槛上坐了下来，然后吸烟。他再一次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那儿真的像有只虫子在咬。

“怎么办呢？”他一遍遍问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似的。

他转身进院子的时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天空瓦蓝瓦蓝的。

屋里，自家女人玉珍正在跟那女人说话。

玉珍说：“你真的要留在飘摇村？”

那女人说：“嗯。”

玉珍说：“一辈子都不走了？”

那女人说：“嗯。”

玉珍说：“你这么说我心中就有数了。”

那女人支吾着说：“我……饿了……”

“这好办，我给你弄去。”玉珍异常大声地说，仿佛粮食在她眼里就是一根葱，好像飘摇村从来都不愁吃似的，好像她只要一挥手就什么都有了。

在那女人异常响亮的吃食声里，村长心里像煮开了一锅水：谁也没想到，一个陌生女人突然降临到飘摇村，而且愿意在飘摇村住下来。女人长得不错，看上去不过二三四岁……把她给谁呢？老光棍要紧，再不抓住机会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老来无依，但老的毕竟老了，那身子骨不顶事，弄不好会出人命……抓阉倒是一个办法，但要是被一个头发光光、牙齿没几颗的老老光棍抓到了，她是不会安心的，飘摇村将永不得安宁……

事实上，自那女人一进村，光棍们都在变着法子跟他套近乎，左一个好村长右一个村长好地叫，甜甜软软像那女人的腔调，他们对他们死去多年或活着窝囊的爹娘都没有尽过这份心。归根结底，问题出在他身上，因为他没有及时分配，以致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他们都变得疯狂了。

村长在院子里踱步，他的双手背在后腰上，手指与手指都扣得紧紧的。

杏树下，三只公鸡疯狂地追着一只刚下了蛋的母鸡。母鸡叫得疯狂，翅膀一次次地拍打着，像是要飞起来。他娘的刘奎，这只大公鸡，只有他没来纠缠。

村长用力地拍了头，心急火燎地去刘奎家。路上，他跌了一跤，人像麻袋一样甩了出去。起来后，他胡乱地摸了一把脸，继续奔跑，这让他的身体感到很吃力，仿佛刚从打谷场下来似的。他在刘奎家院门口像一条丧家犬。

站在牛栏前的刘奎抽着烟，心里却像倒翻了一口锅。村里人真是疯了，为一个女人弄得仇人似的，像话吗？平日里，大家左邻右舍的，说说话，吹吹牛，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他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可是，女人是个宝，在飘摇村那更是宝中之宝了。只要是男人，都知道女人的好处，冬暖夏凉，全身舒畅，一生快活。可是，前面三个女人相继死去把他的心冻结得比铁还硬。村里人都说刘奎裤裆里的东西一定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凡是女人，只要沾上刘奎，必定得死。刘奎知道，那根本就是瞎话，他的裤裆他最清楚，跟别人的没什么两样，根本不像别人谣传的

长着怪角，或者说长着一颗流脓的毒疮。只是，他确实是个不祥的人，他要了女人，等于害了女人。

村长大声喊：“他娘的刘奎，在干吗呢？”

刘奎回过神来，转头发现村长大口大口地喘气，舌头一伸一缩，那个模样像赶了一千里路。

村长喘了一口大气说：“你……走……跟我走，快跟我去看那个女人。”

刘奎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他心里像吊着一块石头。女人？害人？他决定不去看那个女人。然而，村长死缠硬磨的样子让他觉得应该去看一看，否则村长会不高兴，他不想得罪飘摇村的最高长官，否则，他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屋顶漏雨般难受。

他不情愿似的跟在村长身后，穿过重新聚集起来的光棍们的不安的目光圈，穿过女人们厚实的口舌墙，进院子后轻掩上院门，站在村长身旁有点麻木地看那女人。

窗里的那女人正敞着胸喂奶，握着拳头的婴儿上下捣动，白乎乎的奶水从他的嘴里溢出，他间或笑上一声。刘奎的心突然就活了起来，好像有个人在心底使了劲搅动似的，他咂了一下嘴，嘿嘿地笑了笑。

活了心的刘奎把目光投向了院门。

光棍们排在院门口一脸愤恨，他们的脸不时地移动，就像一个个鬼魂。他们摆出一种苦瓜样。有个光棍突然一屁股坐地，呜呜地哭了起来，好像知道他是无望了，好像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了。

村长朝光棍们说：“你们也别恼火，你们才打一回光棍，刘奎他一连死了三个女人，他光棍三回了。”他吐了一口痰，手指屋里的女人又说：“她带着孩子，大人小孩要吃要喝的，别以为光吃奶就行了，再过一阵子，也得吃米，你们平时吃光用光，屋里的米还不够小孩一个人吃呢，到时，他娘俩还不被饿死。”

刘奎的眼眶湿润了。

村长使劲拍一下刘奎的肩，挤眉弄眼地说：“他娘的刘奎，这回你是现成的爹了。”他脸上的那个肿块艰难地滑动了一下。

美好的日子在前面招手。

刘奎感到两条腿特别有劲，前面马不停蹄的倒霉日子终于烟消云散了，终于他娘的踪影全无了，终于像拉一泡屎一样地被拉掉了。他再也不用担心地下的爹娘在每晚的梦里轮番出现骂他没给刘家留后。女人是夜晚的月亮，儿子是早晨的太阳，现在他全有了。他梦醒后就乐，一手搂着女人柔软的腰肢，一手摸着儿子热乎乎的头，

蹑手蹑脚起身去撒尿，外面安静得可听见露珠从草叶上掉下来的声响。他敞着怀得意地站一会儿，心想真是美呀。

“刘奎，刘奎，你是个幸福的人儿。”无论是新鲜的早晨，还是燥热的中午，抑或和软的傍晚，总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在刘奎耳边轻轻地说。至于夜晚，刘奎已经完完全全被幸福淹没了。

光棍们有时候三三两两地聚在村长家院门外，候着村长。

村长上过茅厕，一定会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仿佛村子就是他的院子。光棍们开始总能候着村长，他们心里骂娘，脸上却一副恭维与讨好样，他们甚至鼓动村长去外村走一遭，趁外村人在无边无际的饥饿之际，收购几个女人来，长相难看老一点也不要紧，只要是个女人，只要会生儿子会传宗接代。村长总是哼哼哈哈，好像害了牙病。可是意志坚定的光棍们不会这样罢休的，他们紧跟在村长身后，怎么也甩不掉。尤其是过刘奎家院门口时，光棍们便像说好了似的，趴在院墙上直往里望，仿佛里面是世外桃源。

村长担心有一天总会出事的，他知道光棍们要是有一天发了狠心，就像一个鸡窝钻进黄鼠狗一样。

村长后来就不太愿意出院子了，他整天都在想办法，必须得有一个办法安抚光棍们。可是，除了鲜活的女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想得头都大了。

村长曾经打扮得像模像样地出过一趟村，他觉得应该摸一摸外村的底有多深，是不是比海还深？了解一下外村的女人是否愿意来飘摇村落户，是不是真心实意？多年了，飘摇村就像一个独立王国，不与外村人打交道，他们就像一群逃到山里的妖怪，见不得人似的。

但不到晌午，村长却是逃一般回来的。

外村真是可怕，天天在斗，人人在斗，男人跟女人斗，男人跟男人斗，女人跟女人斗，儿子跟爹斗，女儿跟娘斗，翻天覆地斗，变着花样斗，吃饱了斗，饿着肚子也照样斗，从早晨斗到晚上，又从晚上斗到天亮，墙上贴的标语，令人眼花，喇叭响得令人头晕，还有那些满是警惕的眼神，好像一把把冰冷的刀子在眼前晃荡。总之，那些人都像吃错了药似的，六亲不认。

村长叹了口气，之后，他叫了两个男人轮流守着村口，不放一个外村人进来，也不随便放一个飘摇村人出去。

整个飘摇村像躲在山里的一头狼。

惊蛰已过，天气渐渐变暖，草绿了，虫醒了。雾在清晨浓浓稠稠如同一锅搅不

动的粥。村口路旁大片的油菜田里，开得正旺的油菜花散发着逼人的湿漉漉的芬芳，村子被笼罩在花香之中。也只有飘摇村有这么大片的油菜地了，像一块金色的毯子，这是飘摇村的希望。村长说过，外村人的田地里长着齐膝深的青草，可以藏人了。

刘奎醒来后头有一阵痛。

女人不在身边。女人有一个习惯，一早就拿一篮昨晚换下的衣裳和儿子的尿布去村口油菜地旁的溪沟里洗，她不喜欢在院子的井里提水搓洗，她说井水寒，她说会把刘奎与儿子吵醒。那是一条清澈的半人深的溪沟，平时有手掌长的小鱼儿在游，石头底下的小螃蟹在睡觉，光棍们没事干就在那儿捉捉鱼摸摸蟹，弄点下酒菜，有时总能引得几个孩子追来赶去。有的光棍便趁机会过一把当“爹”的瘾，往往是手里拿着一条鱼或者一只小螃蟹，然后高声说：叫一声爹，我就给你。孩子们一开始都不肯叫，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屈服了，便全部屈服了，于是，在一片叫“爹”声中，他们满载而归。

她会洗上一个钟头，有时候还欢天喜地捉一只小螃蟹回来，养在一个盛着清水的小酒坛里。

刘奎站在院子里，虽然是个阴天，雾却也渐渐地散了。昨晚办了一桌儿子的周岁酒，请了村长等一干人在院子里吃到了月挂树杈。女人在床上真心实意地说他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女人温柔得像一汪水，刘奎舞动了几次。其实刘奎还是有那么一点想法的，在飘摇村，他是独门独户，他想要一个自己的儿子，这样村里人就只能闭嘴了，女人们就不用嚼舌头了。再说了，两个儿子总比独子强，以后就是打架也有个帮手呀，以后他刘奎走到哪，两个儿子就跟到哪，然后左右两边各站一个，像两尊金刚。以后他要是死了，入棺材时大儿子抱头，小儿子捧脚，这才是做人的福分。

儿子哇哇大哭，平常他总在太阳圆鼓鼓得像张大饼的时候醒来，女人在晚上把他喂得饱饱的，女人的奶子鼓胀得像个大皮球。昨晚女人只是喂了稀粥，儿子起先不吃，尽哭喊，后来也没办法了，两眼瞪着心有不甘地咽了下去。

刘奎起来抱着儿子哄。儿子不依不饶地哭得厉害，甚至蹬腿了，前额起了颗颗汗珠。刘奎心疼儿子，便抱着声嘶力竭的儿子急匆匆去村口的溪沟。溪水像往日那般潺潺流着，小鱼儿快活地摆着尾巴，女人却不在。他惊了一下，转头四望，大喊女人的名字。

儿子居然不哭了，眼睛骨碌碌的。

整个村子都醒了。

村长披着衣服，用两个手指托住眼泡，站在院门口骂：“他娘的刘奎你叫什么叫？”

天还早着呢。”

刘奎脸白白地说：“我女人不见了。”

村长的两个手指如泥鳅一般滑下，然后哆嗦起来。好久，他回屋拿来了那面铜锣，狠狠地敲了起来。

不一会儿，全村的男人就纷纷赶来了。村长问众人有没有看到刘奎的女人，他的目光无比凌厉，好像失踪的是他的女人似的，好像失踪的是飘摇村的一件宝贝。他们都摇摇头。村长走到几个光棍面前，晃来晃去，光棍们拍着胸，说向毛主席保证他们没这个胆子，昨晚一起吃酒到凌晨。

三三两两的女人们也摇摇头，她们疑惑的眼神里生起了一团一团的雾。在村里，平时她们几乎不敢说话，就像一个个哑巴似的，她们自懂事起，就是这样的。偶尔，她们也会大叫大喊几声，可那都是在漆黑的夜晚，都是在情愿或不情愿的床上。

刘奎在光棍们的簇拥下走遍了几个邻村。

日落西山时，刘奎掉在光棍们的身后，头垂着，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的身体像被一根棍子敲了个遍，现在只剩下挪动脚步的力气了。光棍们回头劝慰他说大不了再当一回光棍，他们脸上呈现着快乐，他们的队伍又壮大了。在飘摇村总是这样，女人就像流星。

村长闷闷不乐地吸着烟，一言不发。他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那个该死的女人就这样逃走了。

刘奎从玉珍手中接过睡着的儿子，软绵绵地回家。

他心里像盛着一缸冰冷的水。

第二章

“他娘的。”儿子三岁开口说话。他一说话，就这三个字：他娘的。

五岁，儿子就敢拿着木棍追着打狗。

那是一条不知从哪来的大黑狗，平时叫声如狼嚎，它会直立行走，咬死过村里的几条公狗，强奸过母狗，还会像个贼一样到各家翻碗橱舔锅。平时，它就睡在村后山的坟堆里，啃着死人的大腿骨，把屎拉在骷髅头里。光棍们想把它弄死，听说吃了它的肉，不但壮阳，而且壮胆，他们设圈套、撒网，但都没有成功，因为它跳起来可以越过他们的头顶，它在空中撒一泡尿就跟下雨一样。而且，谁要是惹恼了它，它必定会报复，说不定哪天在你家门口就拉了一泡碗大的屎，或者叼来一根死人骨头安放在门槛上。

这是一条令人害怕的狗。

到后来，光棍们也不敢靠近它了。如果它一晃一晃地过来，他们纷纷躲到一边去了，他们的身体也禁不住地颤抖，如患了伤寒。

儿子不怕，他一边骂着“他娘的”，一边挥舞着木棍扑向大黑狗。不可一世的大黑狗往后退了几步，做出了龇牙咧嘴的凶狠状，它的一条后腿在颤抖，它的一身皮毛仿佛一朵突然摘下来的乌云似的，贴在了地上。儿子全然不惧地朝它奔去，大黑狗把身子伏得更低了。它的前爪使劲地刨土，终于，它的肚子贴着地面，紧接着呜咽一声，夹着尾巴掉头逃走了。

说来也怪，从此以后这条大黑狗见了儿子就夹着尾巴，躲到一边去了，然后呜呜地叫。

村长听说了，他让刘奎把儿子领到他面前，定定地看，好久没有说话。

刘奎让儿子叫一声村长，儿子斜着眼不吭声。

刘奎有点发急地说：“你快叫呀。”他比谁都清楚村长的为人，他在村里就是皇帝，他要是记上哪个人了，哪个人的日子就难了。

儿子的鼻孔呼呼出气后，背着手转身了。他的后脑鼓鼓的，就像他握着拳头似的。

村长的脸顿时黯然如灰。他好久发不出一点声音来，好几次，他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总觉得有些凉。

刘奎陪着笑脸对村长说：“村长，我儿子他……他也不叫我……我……”

阴着脸的村长一挥手说：“算了。”

刘奎心急火燎地回家。路上，他绊了一跤，那是结结实实地摔了，他的身子像个碾盘一样滚了个圈。他一手抚住额头，一手拍打着疼痛的膝盖。

光棍范不死正倚着墙根撒尿，他的屁股撅得老高，好像打飞机，他转过身来露出一口黄牙说：“刘奎，你刚才这一跤摔得可以呀，啪一声，响亮极了。”

“范不死，你少说风凉话，你摔一跤试试？”刘奎恼火地说。他知道范不死一直对上次村长没有将女人分配给他耿耿于怀，总觉得刘奎捡了个大便宜。他一遇见刘奎就有些冷言冷语的，而且，好像总在想法子搞他一下子。

“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呀。”范不死得意地哼着小曲，一摇一晃顾自走了。

刚才那块石头是不是范不死放的？不会的，他明着不会这样的，要搞，也是背后搞。刘奎心里又堵了一口气，以致他越走越慢，好像身上背负了千斤重似的。

到了院子门口，他愣住了。

儿子站得笔直，尿水像箭一般射在院门的木门槛上，溅起尘灰一片。

刘奎傻眼了，他赶紧跑进院子，从院角的稻草堆里抽出一节稻草，然后用力地擦拭起门槛来，好像要把门槛擦得锃亮。这像什么话，好好地撒尿干吗撒到门槛上？外边地方大的是，哪儿都可以的。

儿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用力地踢了一脚门槛。他的力道很足，使得门槛有些嗡嗡作响，好像是被一样巨大的东西撞击般。旧木门要是被他这样踢上一脚，保不准就破了一个洞。门槛跟木门比，那是结实多了。

刘奎把稻草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夹在腋下。此时，他的膝盖再一次疼痛起来，他不得不扶住门框，然后低低地呻吟了一声。

儿子顾自进屋去了。他的背影就像一块移动的石头，生硬生硬的。

刘奎呆了一会儿，慢腾腾地进屋，在椅子上坐下后，他对一声不吭的儿子说：“他是村长，是一村之长，最大的。”他竖起了粗糙的大拇指，他的脸上浮现着辛酸。

儿子扬着拳头说：“他娘的。”

刘奎说：“他是头。全村人的头，全村人都听他的。”他回忆刚才自己父子俩一前一后离去时，听到了村长的一声怒吼，然后是片刻的沉寂。当他们拐弯时，村长的三个女儿一齐哭了起来，绵软细长，协调一致，然后是玉珍的哭声，裹了毯子般厚实。

儿子九岁那年，刘奎送他到邻村的小学读书。学校不大，黄泥墙，黄泥地，一到刮大风的日子，一地尘灰飞扬，仿佛跑进了一头疯牛似的。

上学第一天，儿子就跟邻村的小孩打了一架。那个小孩吞吐着鼻孔里的两条“黄龙”，一进一出，齐进齐出，颇为得意，后来，一条黄龙不受控制，游在了儿子的衣袖上。儿子二话没说，一把扯过那孩子，顺势按倒在地，头上一拳，随之又踏上一只脚。弄得那小孩讨饶，磕头，哭泣，喊儿子爹。

一个星期不到，儿子又跟高他一头的孩子扭在了一起。仅仅只是两人跑步时撞了一下，儿子就成了一个“残暴人”。儿子一脚撂倒那个孩子，三下五除二地剥下了那个孩子的裤衩。这还不算。他揪着那个孩子，罚他站在课桌上，然后把那条补了三个补丁的裤衩套在那个孩子的头上。最后，让他光着下身在班里走一圈……

儿子成了班里的霸王，他每天握着拳头，看哪个不顺眼，便一拳；哪个不听他的话，便一脚；哪个背后议论他，他上前便一巴掌。到了后来，他一说话，别人就哆嗦；他要整哪个，哪个就跪地上喊他爹，给他磕头。

不仅是儿子班里，就是别的班里的孩子见了儿子，都要讨好他。但是，儿子没有朋友。他总是独自一人做着这些事。他的脸一天到晚几乎不会笑，好像他从来都不知道“笑”是什么。他一生气的时候，就紧握着拳头，咯咯咯地响，令听见这声音的人都心神不宁，胆战心惊。

刘老师警告刘奎说：“你儿子太野蛮了，你给他吃什么了？这样下去怎么行？难道要让我一步不离地看着他？”

刘奎半晌说不出话来。

儿子没上学这些年，就像一个野人，一个村里人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野人。他早就领教了儿子的厉害，村里人也曾经偷偷地说刘奎儿子有些怪，不说别的，就说他看人的眼光吧，有时候直勾勾的，令人心慌。起初刘奎总以为这是村里人对儿子的偏见，在他眼里，儿子虽然性格有些怪，但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而且长得挺好看。

刘老师的话就像一枚钉子扎在刘奎心里。